



爬过沼泽

○ 张启雄 著

中国式的原生态家庭缩影

回首往事 / 惊梦一场

人生归根到底都是回到原点

于微小处感知幸福

在痛苦里追逐光明

一个人的跌宕命运 / 一个时代的风雨变迁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
爬过沼泽

○ 张启雄 著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爬过沼泽 / 张启雄著. — 广州 : 花城出版社,
2016. 7

ISBN 978-7-5360-7981-6

I. ①爬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34506号

出 版 人: 詹秀敏

责任编辑: 凌春梅

技术编辑: 陈诗泳

封面设计: 何晓玫

书 名	爬过沼泽 PA GUO ZHAO ZE
出版发行	花城出版社 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23号)
开 本	880毫米×1230毫米 32开
印 张	7.625 1插页
字 数	200,000字
版 次	2016年7月第1版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
定 价	28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-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第一章

小时候，我有一个绰号叫拉尾。现在人们还是这样叫我。这么多年来，我差不多把自己的真名实姓忘掉了。

这个绰号是我读小学时鬼头马起的。我第一次参加小学操场跑步训练，拼了吃奶的劲仍然掉队一大截，鬼头马就把我这个又寒酸又愚钝的同伴叫作拉尾了。拉尾是粤语，最弱小最落后的意思。比如说，鸭群里，人们把先天不足，营养不良的丑小鸭，叫拉尾鸭，或者叫鸭仔尾。拉尾鸭出生不久就注定被群鸭所抛弃。明白这个意思吧。那个时候，我家穷困潦倒，父亲早逝，母亲经常卧病在床。因此，我每学期都要申请减免学费。实在没办法，母亲便拖着病恹恹的身子挨家挨户上门借油借米，有时还叫我跑到南岭墟镇，向有点沾亲带故的单车谷借几个钱度日。我的衣服破破烂烂，补了又补。我经常挨饿，饿得肚皮紧贴着背脊，看见别人吃东西，我会站在一旁，直往喉咙里咽口水，两眼直愣愣地盯着，肚子里的馋虫上蹿下跳的。

那个时候，社会上流行给人起绰号，人们喜欢这样叫我，我也无可奈何。

我想，拉尾就拉尾吧，这个绰号没什么不好，总比我的同伴叫什么唐泥鳅呀，豆皮良呀，吕沙尘呀，鬼头马呀要好，也比肥婆娟好听得多了。

可事实并非如此，我始终和他们不一样。一句话，他们对我并

不友善。他们说我是傻瓜，他们喜欢捉弄我。比如说，每次在我们樟木头村——那时叫生产队——前面一座荒废的碉楼或附近旷野沼泽玩枪战游戏，他们会拾黑炭往我脸蛋描皱纹、画胡子，强迫我扮叛徒、演坏蛋。然后，他们将小手握成驳壳手枪，或者拾烂泥团当作手榴弹，朝我开枪，向我掷弹，要我趴在地上求饶，要我缩着脖子装孙子，好让他们从中取乐。看着他们乐颠颠的样子，我心里痒痒的。我也想当一回英雄。守门员也想追逐飞滚的足球全场奔跑，过一过脚瘾啊。于是，我逐个逐个摇摆他们的手臂，扯住他们的衣角，百般恳求，就差叫他们一声爹、喊一声娘了。吕沙尘有一次终于替我说话：“让他神气一回吧。”于是，他们聚首商量一番，诡黠地说：“好啊，大英雄！”然后哄笑而散。我不知有诈，在草丛中左冲右突追“逃兵”，见一个杀一个，见两个杀一双。然而，他们“中弹”不倒地，反而掉转枪口反扑，吕沙尘率先将我手到擒来。结果，我比演坏蛋趴地求饶还要惨烈。我不服气，要求重来。可是没人理会我。以后，无论我如何嚷叫，他们也不给我机会。岂止如此，他们还出手不轻，毫不留情地打痛我的手，掴红我的脸。他们说：“拉尾，你也不照照镜子，看你这副熊样，有什么资格演英雄呀！”

又比如，有一回放学回家，老远传来村子吹吹打打的乐声和一阵阵的鞭炮声，他们像煞有介事地说：“拉尾，我们村有香港客回乡探亲，现在一定在见人就分派糖果饼干呢。手快有，手慢无。去迟一步，你只好在地上拾糖果纸和饼干碎啦。”我听了，想也没想，一口气跑到村口。啊，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，只见门里门外一堆黑白，人们披麻戴孝，一片哭哭啼啼，原来是生产队老队长的母亲昨晚病逝了，村里一队人马正在出门为她老人家送葬去哩。

此外，他们还时常在我衬衫背后偷偷粘贴“傻瓜”两个大字，让人取笑，甚至往我的书包偷偷地塞进死水蛇呀，蚂蟥呀，蚯蚓呀

之类的东西，一时吓得我魂飞魄散，屁滚尿流。总而言之，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，我真的掰着手指数也数不过来。

我问，你们为什么老是捉弄我啊？他们挤眉弄眼，满不在乎地说：“拉尾，我们不拿你开玩笑，还会拿谁开玩笑呀？”好像我前世注定要被他们欺负、被他们挖苦似的。

有一次，鬼头马在我眼前摇晃一粒剥了壳的花生米，贼眉鼠眼地望着我说：“拉尾，你想不想吃呀？想吃就给我们干点事！”

我问：“干什么呢？”

鬼头马眯着一对线眼，隔着我们村前的一口鱼塘，远远指着祠堂面前的晒场说：“你到那里捧一把花生给我们，我们就分几粒花生米给你。”

我说：“那岂不是偷么？”

凤娟——过了许多年，人们就叫她肥婆娟了——说：“废话，你想不想要呀？”

我当然毫不犹豫地地点头说：“想。”

于是，我借着塘基半弧枯黄香蕉树叶的掩护，猫着身子绕了半个鱼塘，再壮着胆子走过去。晒场零零落落地铺晒着生产队几天前收获的花生，脚踩花生会噼噼啪啪地响。村里有位瞎了一只眼的怪老头，人称单眼明，他这时头戴一顶破草帽，歪着脑袋坐在祠堂高高的门槛上，昏昏欲睡，旁边还有他那条浑身癞疤的黄狗，曲着四腿，趴在花岗岩地面上睡懒觉，肚皮瘪瘪的一起一伏。说起来，我曾帮过这条狗。当时一群凶狗追抢它嘴里的猪骨头，对它又咬又扯，痛得它汪汪大叫。我立即拾起石头砸打凶狗，让它逃过劫难。不过，它从此留下一身癞疤，也瘸了一条腿。这时，黄狗腾跳而起，摇晃快要秃光的尾巴，一拐一拐地跑过来，异常兴奋地围着我团团转。我弯腰手捧一把花生，拔腿就跑。可是，噼噼啪啪的响声把老人闹醒了。老人睁开惺忪的眼睛，大喝一声，拿着身边的竹扫

帚追赶而来。黄狗立即汪叫奔跑过去，死死咬扯老人的竹扫帚。老人终于停止脚步，转而脸露愠色。然后，他小声哼唱“祸兮福所倚，福兮祸所伏”的粤曲，蠕蠕地走回原地，重新坐在高高的门槛上，若无其事地合上了眼睛。

我的勇敢行动没有得到同伴们的夸赞，反而逗得他们捧腹大笑，个个像打鸣的公鸡一样笑得前仰后合。

鬼头马毫不客气地将一大半花生放在自己的衣袋里，拿出剩余的花生分给同伴们。然后，他们在一片笑声中哄然而散。

我弄不明白，他们为什么笑得这样奇怪！于是，我决定跑到南岭墟镇问单车谷。

我跑呀跑，冒着小雨，抄近路，颠蹶穿越旷野沼泽，又沿着弯曲的沙面公路，路过我们坑前小学，一口气跑了十公里，上气不接下气地来到南岭墟镇。这时已经是下午四点多钟了。那个年代，南岭墟镇只有一条名叫米市街的街道。米市街又长又窄，破破旧旧，弯弯曲曲，一边是环城小河，一边是两三层高的骑楼。最显眼的是进入墟镇桥头的一座五层高的碉楼。街面铺着薄薄的水泥，因年久失修坑坑洼洼。每逢下雨，地上一摊摊积水。我像蟋蟀似的跳来跳去，一不小心就踩着“地雷”。我满身泥迹，在米市街中心那间镇集体自行车修理店铺找到了单车谷。这时，他身穿印有阿拉伯数字的背衫和勒紧军皮带的短裤，光着胳膊肘儿，正蹲在店铺门前一棵盘根错节的老榕树下面，忙着给客人修理自行车。

他一边吩咐我帮忙传递修车工具，一边认真地听我的一番诉说，一边摇头叹息。

他说：“你老远跑来，只是因为这件事？”

我说：“是啊。”

他说：“你呀你……”

店铺里有好几个前来修车的人，有的坐着，有的站着，有的蹲

着，正在神秘地谈论近日林彪飞机坠毁在温都尔汗的大事件。他们听了我的诉说，收住了刚才悄悄谈论的话题，坐着的、蹲着的全都站立起来，咯咯咯地大笑。

有人说：“拉尾，你真笨。”

有人说：“是啊，像‘一碌木^①’似的。”

他们拿我开玩笑，我一点儿也不生气。我摸了摸脑袋，想解释什么，可是一时糊里糊涂，不知说什么好。单车谷心里替我着急，并没有把感情表露出来，只是温和地说：“你稍微动一动脑筋，什么事情都明白了。”

有人终于告诉我说：“拉尾，你被人家‘搵老衬^②’啦！你有本事偷来的东西，又何必交给鬼头马分了呢！”我想也是，他们说得有道理。于是我也笑了——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！

没多久，我发现他们有一个秘密据点。

坑前小学紧挨沙面公路。操场一棵又高又粗的桉树，吊挂一个圆形的锈铁小课钟。当下课钟声敲响之后，这几个小伙伴便像马骝一般，一窝蜂似的冲出学校围墙侧门，越过一条小河木桥，飞也似的钻进一大片茂密竹林。说起来，这片竹林对我来说现在仍觉得十分神秘。那天早晨，学校没有敲钟，只是三声哨响，全校师生在操场紧急集合。校长突然点了十几个家庭背景不好的学生姓名，要求他们规规矩矩地留守在课堂里。然后，再一声哨响，全体师生像一支夜行突袭的军队悄然来到竹林空地。校长高高地站在小土堆上面，在近千名师生面前用扩音喇叭宣读中央文件，庄严宣布林彪叛

① 一碌木：香港话，像一条四方木，被人踢一下，才转一下。笨手笨脚的意思。

② 搵老衬：粤语，把人当傻瓜看，当猴儿耍。

国投敌这一重大事件。

如今，他们的诡黠行动引起了我的好奇。我决定悄悄地跟踪他们。

嘿，真没想到，他们竟然斗胆和校外几个闲杂人员蹲在地面上掷骰子，连凤娟也埋头混在那里。这分明是聚众赌博啊！开始我好害怕，恨不得马上钻出这片竹林，可是还来不及转身，就被他们发现了。他们先是一阵慌乱，然后冲上前围住我，对我又拉又扯，又哄又骗，强行叫我参与。我瞬时六神无主。要知道，我父亲就是因为赌博欠了人家一屁股债而自杀的。母亲临死时，告诫我干什么都可以，千万不能赌。

我挣扎说：“你们放我走吧。”

鬼头马说：“你玩几局就放过你。”

我问：“为什么一定要我玩？”

唐泥鳅说：“傻瓜，你自己也玩了，就和我们穿一条裤，就不敢告发我们啦。”

原来如此。我说：“可是……我不会赌。”

凤娟说：“蠢猪，不会就学嘛！”

我说：“我没钱赌……”

可是，无论我怎么说，他们死活不肯放我走。没办法，我只好自认倒霉；可我的手气很不好，一赌就输，接着连赌皆输。一会儿光景，我已经背负一身债了。这如何是好？我被吓得出了一身冷汗。我用惊悸的目光在唐泥鳅、豆皮良、吕沙尘、鬼头马、凤娟的脸上扫来扫去，但他们个个涨红了脸，指着我呱呱乱叫。

最后，我求救的目光停留在吕沙尘身上。他脸色一沉，眉头一皱，似乎传递替我解围的信息。几个同伴之中，吕沙尘算是比较斯文，对我比较客气。我最信得过他——说起来，我还救过他哩——我觉得他还算通情达理。有时候，我遇到困窘，满脸无奈，他会张着嘴巴，惊奇地望着我。看来，他今天手气挺不错，一副春风得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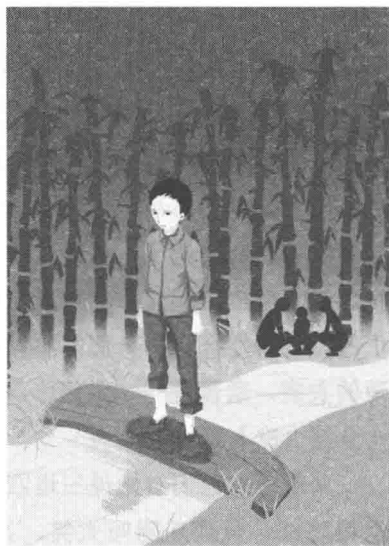
的样子。他搓着冰冻的手，接着又双手捧起，嘴巴不停地朝着手掌呵着暖气。然后，他站起身，打了一个响指，终于替我说话了：

“算啦，让拉尾在木桥站岗，给我们看风顶数^①吧。”

柳暗花明。我听了终于放下心头大石。我非常感激地望着他。危难当头，毕竟靠他替我开脱啊。

噢，我后来才明白这是一个诡计。说真的，这差事可真不是人干的。

这个时候正是深冬，寒风凛冽，竹林里一片嗖嗖声。我在风口上给他们站岗，冻得浑身哆嗦，牙齿咬得咯咯咯响，嘴里呼出来的气变成一股股烟云，尿水射在木板上顷刻间浇注成一摊透明闪亮的冰块。但是，我又不该擅自开溜，担心他们会迫我还债。而且，我没有朋友，平时好不孤独，担心不依他们的说话去做，他们就会远离我；他们不和我玩，就没有其他人和我玩了。因此，我只好委屈自己，乖乖地站在风口上活受罪。我当时想，做人嘛，有时总要做一些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。



（我在风口上给他们站岗，冻得浑身哆嗦，牙齿咬得咯咯咯的响……）

这事闷在我心里很长时间，连单车谷也不敢对他说。

一直等到他们被学校老师发现，学校严厉惩治，我才结束几个

① 顶数：粤语，抵债的意思。

月来冒着严寒战战兢兢地站岗放哨的生涯。

自此之后，他们不再玩类似游戏了。我的内心变得平静许多。我的童年就这样过去，混沌迷茫的学习生活伴随着我慢慢长大。记不清什么时候，他们一反常态地躁动起来，尽说些离奇古怪的话。他们对我说：

“拉尾，你想不想和凤娟睡觉呀？”

“拉尾，你昨晚有没有屙白尿^①呀！”

听了这些话，我觉得莫明其妙。

不仅如此，他们还学会纠缠女人，看见稍微漂亮一点的女同学就评头品足，时常弄得她们脸红耳赤，避之唯恐不及。于是，他们便在一片浪荡的笑声中一哄而散。这个时候，吕沙尘和凤娟已经不再和我们玩在一起了。吕沙尘的小聪明派上了用场。他写得一手好字，当了学校的宣传委员，经常摘录报纸杂志里的文章，用各种颜色的粉笔编写在操场一侧的黑板报上。凤娟呢，她整天穿着花里胡哨的衣裳，紧箍箍的，走起路来左摇右摆，两片大屁股弹来弹去，十分惹火撩人。

真奇怪，他们对她说三道四，凤娟听了一点儿也不生气，也不觉得脸红，反而乐呵呵大笑，甚至满嘴粗言滥语，以牙还牙。于是，他们找到了寻开心的对象。

有一回，傍晚放学回家的路上，凤娟和几个女同学走在前面，一边嗑瓜子，一边说笑。鬼头马、唐泥鳅、豆皮良和我紧跟其后，他们一路打打闹闹，一路肆无忌惮地谈论女人，粗言滥语不绝于口。看见凤娟放浪的背影，他们怂恿我说：“拉尾，你跑过去捏一捏她的大屁股。”

① 屙白尿：粤语，遗精的意思。

我当然知道他们故意要弄我，但是我的意识就是不听话。这么多年来，我的脸皮也够厚的了。于是，我蹑手蹑脚地走到凤娟身边，冷不防捏了一下她肉墩墩的屁股，然后拔腿就跑。

没想到她没有发怒，也没有追赶我，只是远远指着我的背脊，嘻嘻哈哈地笑着说：“拉尾，你这个死扑街^①呀！你敢再摸我，我就拽倒你，剥光你的衣服，扯断你的小东西喂狗。”

同学们听了可乐坏啦，有人拍手掌，有人晃脑袋，有人踹双腿。他们一起高声附和说：

“好呀，拿去喂狗！”

“拿去喂狗，狗最喜欢吃那小玩意儿啦！”

嘻嘻，我也觉得挺有趣，就像拿着的红薯，往嘴里送时忽然变成白面包一样爽快极了。我停住了脚步，倚在沙面公路旁一棵粗大的桉树上傻乎乎地笑。

对了，我差点忘记说啦，那个时候凤娟没后来这么肥胖，模样也没这么丑怪。凤娟大我好几年，她那年已经十八岁啦。俗话说，十八姑娘一枝花，这个年龄的女人没有一个不漂亮的。

① 扑街：粤语，走路摔死的意思，骂人的话。

第二章

我想，我应该自食其力做点事，不能总是依靠别人的施舍过日子。穷人的孩子早当家；人穷不能志短。那是当时最时兴的说法。因此，我读完初中，再也没有报名读高中了。我把书包一扔，一口气跑到樟木头村后名叫崩崖山的岗地，找到刚刚接任的生产队谷队长，让他给我安排农活，希望能像村里的社员一样排工拿工分。

谷队长名叫谷小龙，典型的国字脸，虎背熊腰，当过兵，老穿着褪色的军装，走路一阵风似的。他复员后在我们坑前小学当民办教师，给全校上体育课。我读初一那年，有位女教师休产假，他代课三年级算术。他的计算水平差得离谱，曾闹过一段笑话。那天是南岭墟镇的墟日（集市日），他收割自留地的番薯藤，骑自行车载到南岭墟镇摆卖，一过秤，六十九斤，两分半钱一斤，他算来算去，摸着脑袋算了半天也算不出来。刚好，买番薯藤的是他学生的家长。这位平时经常埋怨学校的家长，当众毫不客气地奚落他：

“呵呵，我认识你，你是教我孩子算术的谷老师。哼，六十九斤番薯藤值多少钱也算不出来，当什么老师！简直是误人子弟呀！怪不得学生学不到知识！”于是，人们给他取了一个绰号——“番薯藤”，而且这绰号传播速度比现在的高铁还快哩。后来，“番薯藤”改行当了坑前大队治保主任。这个家伙，他妈的总是运气好，当时全国农业学大寨又掀起高潮，上级决定在樟木头村抓出一个典型来，“番薯藤”又被得到重用，兼任我们樟木头村生产队长，带

领几百个社员到崩崖山开山凿渠，修筑梯田。

“他妈的，求我时叫我队长，扭转身又叫我‘番薯藤’。”谷队长光着膀子站在小土丘上，手里拿着锄头，一边指挥干活，一边对我说。他手臂上的汗毛沾满泥巴，被汗水划出一道道沟沟。

我发誓说：“我没叫过你的花名。”

“是吗？好，这就好！可是，拉尾，众人皆知你干的蠢事一大筐，你还曾经给那帮臭小子站岗放哨。这么蠢的人，一起干活，大家岂不嫌你碍手碍脚？不过，我喜欢你这种人。”谷队长停住活，双手合起来，紧握锄头木柄上端，下巴枕着双拳，怪怪地望了我一眼，不知是在夸赞还是在蔑视。他说，“你不读书啦？啊，我明白了，读不读书没关系，反正学校经常劳动，回来也是劳动，倒不如早点回家挣点工分，总比只靠借钱乞米好得多。没想到你这蠢猪也晓得想问题，识时势了。”

我问：“你同意啦？”

“山岗正好需要劳动力，”谷队长抬起头，眨眨眼，点点头，笑着继续说，“拉尾，穷并不可怕，‘穷则思变’嘛。我原来也穷得裤穿窿，当初还不是因为穷才卖番薯藤的？拉尾，你是好样的，像我一样有志气。”

我兴高采烈地问：“我什么时候开工？”

“我同意了吗？”谷队长突然变了脸，竖着眉毛，不屑地打量我一番，问我，“你多大年纪啦？”

我说：“十五岁。”

谷队长嫌我年纪小，身子弱，一边摇头，一边握紧一只拳头，卖弄地展示手臂的肌肉疙瘩，哼哈几声，然后指着我说：“你看你，人没锄头柄高，手臂没锄头柄粗，连吃奶的力气也没有，怎能够上山岗干活呀？”

我乞求他，向他保证：“社员干什么，我跟着干什么。”

“说得真好听，你这个瘦马骝，凭什么上山争饭吃！”谷队长摸了摸我的脑袋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，一挥手，坏笑地说，“呵呵，拉尾，先别急着拿工分嘛，等你长出屙毛再来找我吧。”

一场空欢喜。我被玩弄似的，有点怏怏不乐，又有点不服气，一路脚踢泥土下山。

没办法，我只好另谋生路。

干什么好呢？我想了又想，决定在房前屋后开垦几畦自留地，种瓜种豆。每逢“三六九”，是南岭墟镇的墟日，我摘瓜摘豆挑到墟镇上卖；曾有一段时间，我通过单车谷的介绍，顶着烈日，挑着两个大木箱，到开山造田的崩崖山山腰卖冰棍，换几个零用钱过日子。可是老天爷没有关照我这个落魄人，偏偏天公不作美，有两次突然台风来临，大雨倾盆，雨下了一天一夜，木箱里的冰棍全部溶化，我挨了一顿臭骂，还把赚来的钱蚀个精光。后来，我还给一位进驻村祠堂干活的木匠当助手。他骗我说，只要我肯替他卖力，他就收我为徒，日后跟着他走街串巷混口饭吃。可是祸不单行，这个油嘴滑舌的汉子没给一个子儿，连夜收拾工具，一声不响地溜走了。我还时不时站在村口，望着前面两排长着葵树之间的小路，傻乎乎地等了他十天八天哩。

真倒霉。人不走运，倒霉的事会接二连三地缠住你。

我并不气馁。母亲说过，天无绝人之路。我凭着偷学来的一点手艺，打算在村里揽工当个小木匠。可是没人相信我，没人上门找我干活，我上门也找不到活干。值得半点安慰的是自造了几张稳当木椅，给单车谷造了一个小巧工具箱，一个摆放衣服的结实大柜。手工不算精致，单车谷却派得上用场。许多时候，我无事可干，像一只被抛弃的小鸭一样在村里东窜西走，可怜巴巴。这段时间，我窝囊极了，乏味透了。晚上，我孤零零地躺在家里的木床上，望着房顶那被台风掀翻瓦片的洞口，痴痴地等待爬进洞口的月亮，脑子

里不停地转。不久，社会上接二连三发生了许多大事，首先全国恢复高考，无数中青年奔赴考场。接着，农村分田到户，生产队改回自然村，谷小龙不再兼任村长，继续当他的治保主任。我想了各种各样的门路。最后，我决定到外面闯荡闯荡。

我找到了单车谷。

单车谷八岁时，父母双亡，被南岭墟镇没儿女的老迈夫妇收养，从此过上领取布票、粮票、油票之类的生活，吃上令人羡慕的“皇粮”（那时叫“国家粮”），我经常听村里的唠叨婆娘说，他是吃“米”的，我们是吃“谷”的。言下之意，他高人一等，好像我们不住同一个星球。但是，单车谷从来不会看不起人。养父养母相继去世，在米市街留给他一间房子。房子前面有一大块空地，紧靠最宽阔水面的环城小河，环境挺不错。没多久，国家又出台大政策，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，鼓励承包集体企业，搞个体。南岭墟镇迅速兴旺。米市街一下子多了许多商店，夜里出现几个炒米粉、炒田螺的大排档。单车谷兴致一来，辞掉集体工，另立门户，利用养父养母留下的房子搞个体经营，独撑门面修理自行车。

他爽快地对我说：“我需要帮手，跟着我学修车吧。”

这正合我的心意，不过我还是担心做得不好，连累了他，心里不免有点儿忐忑：“你不嫌我笨手笨脚吗？”

“你并不笨啊！你懂木工哩。我每天用你做的工具箱。你给我做的衣柜放在宿舍里，有人来我宿舍聊天，都打听衣柜是在哪里买的哩。修车是简单的手艺活儿，并不复杂，比木工活还要容易，一学就会，”他又鼓励我说，“你这人老实，我喜欢。”

我非常感激地望着他：“谷哥，你真好。”

于是，我就住在他的店铺里学手艺。

这间店铺的楼层很高，面积不小。他用钢筋水泥搭了个简易阁楼，上面住人，下面修理自行车。我和他都是孤儿，真可谓同病相

怜。单车谷从修理脚踏、调刹掣、换车铃、补轮胎，到拆装车轮、换轴承波珠（圆珠）……手把手地教我修理自行车，还手把手地教我用散装零件组装自行车。总之，他乐于教我，我也一丝不苟认真学习。没多久时间，我就能独当一面了。

这些日子，我的生活不能说过得很好，也不能说过得很坏，但觉得苦日子总算熬到了尽头。

有时候，单车谷还会在人们面前夸赞我哩。

“拉尾，你真有两下子，干活挺利索的嘛，比许多人都强啊。”他不无夸张地说，“我看呀，给一部烂飞机让你修理，恐怕也难不倒你呀。可是，人们怎么老小看你呢？”

啊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大概只有单车谷当面夸赞我了。我听了心里甜滋滋的。不过，我还是低着头说：“我也不知道。或者，我是一个傻瓜吧。”

单车谷说：“你不是傻瓜，甚至挺讨人喜欢呢。你只是太老实罢了。老实人时常吃亏，但是我喜欢老实人。如果我将来有大发展，还是用你，和你一起拍档。”

单车谷并非随便说说而已，他不满足于修理自行车，他说赚了钱就开车行。许多时候都出远门做其他生意，有时一去就是好多天。单车谷信得过我，每次出门都让我独自支撑门面。

我的功夫做到家，很多人推着自行车来店铺修理，我从早到晚忙得团团转。

昔日老是捉弄我的同伴也找上门来。

他们——唐泥鳅、豆皮良、鬼头马，没读完初中就辍学了，只有吕沙尘一路读书，高中毕业后，他又重返西滨县城母校补习，继续参加高考。我见他雄心勃勃，说话好大口气，好像大学没有理由不录取他，他一只脚早已迈进大学门槛似的。“回炉”补习期间，